旁白:

小时候我曾很害怕教室天花板上的电风扇会跌下来，砸得人血肉模糊。第一次坐飞机时也曾担心它会突然失事。

直到有一天我看到了飞机失事的概率，极低极低，比彩票特等奖还难中得多。

大多数的人一生都没有中大奖的好运，也同样难以遇到飞机失事这样的灾难。

然而就在刚才，半秒钟前，我清楚听到了一场无比巧合的，差一点就可以被避免的灾难。

放下手机的瞬间，我的感官和身体都是失灵的。只觉得世界离我好远，灵魂飘在空中，躯壳一下子变得沉重。

哭泣成了最不重要的一件事，我飞快地冲到路边，拦向一辆急驶中的出租车。

急刹车声、鸣笛声、司机的咒骂声统统扑来，我向他道歉,拜托他载我一程。

远远的，我便看见了冒起的烟雾，那种灵魂出窍的感觉又涌了过来。

下车的时候，烟雾已经不剩多少。画廊门口围了很多人，正你一言我一语地讨论着。

路人A:

好吓人……

路人B:

画廊也不会有汽油之类的东西啊。

我:

麻烦让一让，让我进去!

旁白:

我一层层剥开拥挤的人群，终于冲了进去。

画廊里烟尘漂浮，满地狼藉。我忍不住咳了几声，推开挡在面前半烧焦的木架子。

我:

查理苏，你在吗?!

旁白:

没有人回答我。顿了顿，我朝画廊的更深处走去。

渐渐的，有微弱的呻吟从前方传来，我的心提到了半空中,一抬头，便看见了那背对着我的高大身影。

卡其色的风衣沾上了大量烟灰，变得很脏，看起来有些落魄,不过所幸没有血迹。

早上还一丝不苟的头发此刻乱蓬蓬的，发顶挂着一片木屑。

太好了，他没事……

查理苏:

先生，你还好吗？

旁白:

他蹲在一个半躺着的男人面前，把手指贴在那人的颈动脉处认真辨认。随后才松了口气。

男人:

痛……

查理苏:

救护车很快就到，忍耐一下。

旁白:

将男人的身体放平，确认他没有大碍后，他又转身朝角落里躺着的另一个人走去。

查理苏:

大家不要惊慌，我是医生。救护车来之前我会给你们做急救处理。

旁白:

他有条不紊地查看着每个人的伤，穿梭其中的身影仿佛一面在废墟中飘扬的旌旗，让人心生安定。

这是第一次他没有注意到身后的我，可就是这样的认知让我眼眶一热。

女人:

医生，救救我……

查理苏:

哪里痛?这里吗?还有别的感觉吗?

女人:

对，这里特别痛。

旁白:

我忍不住走近两步，看到一根细长的金属物扎在了那女人的手臂上。

确定了女人的情况后，查理苏的神色变得有些凝重，但仍在极力安慰她。

查理苏:

你的伤口被金属物填塞了，所以还没有造成大出血。

到医院后我们会立刻帮你处理，现在请先忍耐一下，确保异物不会移位。

旁白:

女人害怕地闭起眼睛，但还是点了点头。查理苏抬手帮她扶住金属物，不远处却响起另一声痛苦的呼唤。

他立刻抬头望去，似乎想要起身，但看着手里扶住的金属物，又顿住脚步。

我:

我来吧。

旁白:

我快步走过去，代替查理苏扶住了那根细长的金属

我:

你去忙你的。

查理苏:

你有受伤吗?

我:

我刚到，没有。

查理苏:

好。

旁白:

他没有问我怎么在这儿，也没有停下手中的动作，只是在确认我并没有受伤后弯着眼朝我点了点头。

那双干净的紫色眼眸里有坚定，有温柔，还有许许多多的感谢。

救护车来得很及时。

将所有伤员都抬上车，就在我们以为这场灾难即将画上句点时，人群中传来一声惊呼!

救护人员:

这里还有个人!

查理苏:

……? !

救护人员:

颈动脉微弱，全身严重烧伤，需要立刻送往医院急救!

旁白:

我和查理苏俱是一惊，仓皇间担架已经越过我们，我只能看到那是个瘦弱的小女孩，纤细的手臂被烧得焦黑。

查理苏:

市一院离这里最近，马上过去!

未婚妻，我们先上车。

旁白:

到了车上坐定，我才注意到查理苏的左手手腕上缠着几圈绷带，缠得很随意，已经有血洇了出来。

可他似乎并不在意，或者说根本没注意到。

查理苏:

喂，老何，是我。现在手术室有几间空着?

好我知道了，十分钟后会有一批伤患送来，你让大家做好急救准备。

旁白:

救护车停下的时候，接应的医生和护士已经站在门口等候车门打开，受伤最重的那名伤患被抬下。

何医生:

查医生，患者情况怎么样?

旁白:

曾与我有过一面之缘的老医生走到查理苏面前，神情严肃。

查理苏:

量不到血压，心律130，怀疑吸入性损伤，胸部环状焦痴形成。

很可能限制呼吸。

旁白:

他已经换好白大褂，转头拍了拍我的肩，递给我一个放心的眼神。

查理苏:

不用担心，要是不想待在这里，可以去办公室等我。

老何，紧急复苏，抢救休克同时准备手术，通知烧伤科和麻醉医生。

旁白:

听到这话，何医生身后的一名年轻医生轻轻皱起眉头。

年轻医生:

病人家属呢?同意书还没签呢!

查理苏:

人命关天，来不及了。

年轻医生:

可这是未成年人啊一一

何医生:

小陈，现在救人是第一位，不是讨论这个的时候

查医生，麻醉医生已经到位。

查理苏:

好，申请4个单位红细胞和400m1血浆。

旁白:

一行人跟着推车，快步向手术室跑去。

我没有去他办公室，而是选择在手术室门口坐了下来。

虽然知道这样紧急的抢救对查理苏而言是家常便饭，我也相信他有足够的把握能从死神手中抢回生命。

但不知为何，心里总有些不安。

等在这里应该就可以第一时间知道手术的消息吧。

我不知道的是，此时的手术室内，情况远比我想的更糟糕。

这是一具几乎找不到完好皮肤、长期营养不良的躯体。查理苏能看出，烧伤前她原本的皮肤就已经萎缩。

不过此刻他并没有多少时间去思考这一异象。

查理苏:

开放静脉通道。

旁白:

氯胺酮顺着管子缓缓流入患者体内，麻醉医师牢牢盯着监控，一秒都不敢移开眼。

无影灯下的纯白世界，时间并不被划成规律的分秒，而是由血管的数量、下刀的准确度以及各种突发意外组成的。

查理苏:

病人全身有91%的烧伤，胸部焦痴限制了呼吸。

手术总时长三小时，预计失血量为100cc。

高医生，心率血压，血氧。

麻醉医生:

心律130，血压90/40，血氧90%。

查理苏:

保持呼吸道通畅，加快补液速度，查血气。

手术刀。

旁白:

备皮、消毒、气道切开气管插管……紧张的手术室内，一切按部就班地进行着。

查理苏:

镊子，弯钳。

麻醉医生:

血氧掉到70了。

查理苏:

……!

何医生:

查医生，不要急。高医生，呼吸机改容积控制通气。

旁白:

众人的呼吸都有些急促，盯着查理苏的每步动作。

麻醉医生:

肌肉抽搐，发生痉挛!

不好，心率130后骤降!

旁白:

所有人都不约而同地抬起头，脸上写着绝望。

死神毫无预兆地降临，让每个人都不发一言。世界仿佛只剩下机器的滴滴滴声响，振聋发聩。

查理苏:

加大补液量，备去甲肾，快!

旁白:

一个冷静的嗓音打破了死寂。

查理苏仍有条不紊地继续手上的操作并发号施令，只是尾音处少见的颤抖泄露了他的情绪。

全院外科医生都知道，查医生的临床经验远超其他同辈医生，他经历过的手术甚至比一些主任医师都多。

大家都说，因为他经手过太多死亡，所以才能平静对待每个意外。这很公平。

所以就算大家都乱了，查医生也不能乱。他是那根定海神针。

看着他脸上钻出每个人都会有的恐慌，但很快又将它们藏好，重又拼成大家眼里临危不惧的的查医生。

忽然的，其他人便不再慌张了。

每个人都在自己应在的位置上，每个人都在尽全力，就该心无旁骛地奋战到最后一秒。

查理苏:

高医生，监测心肺功能和循环功能。

麻醉医生:

高压75仍低于80，心律132。

查理苏:

给去甲肾上腺素，备血浆。

旁白:

随着液体被缓缓推进，监视器上的电波曲线逐渐恢复了平稳。

麻醉医生:

血压回升，85/40，心律122。

旁白:

众人同时松了一口气。

查理苏:

记录抢救时间，10分钟，继续手术。

旁白:

人在高度紧张集中的状态下是感觉不到时间流动的，不知不觉间，墙上的时钟已经转了两圈。

？？？:

病人现在什么情况?

陈医生:

孙主任，您来了!

旁白:

孙泰中冲那名年轻医生点点头，走近手术台。

查理苏没有看他，只是低着头，专注地继续着手术。

查理苏:

止血钳，准备缝合。

孙主任:

查医生，缝合就交给小陈吧，我听说你受伤了，要赶紧处理。

查理苏:

不用，我可以做完。

孙主任:

病人现在各项指标都还算稳定，你已经把她从死亡线上拉回来了。

但你不能不管自己的手，它还要救更多的人。

接下来小陈会做好的，而且我也会在旁边看着。

旁白:

短暂的思考后，查理苏点了下头。

查理苏:

麻烦了。